

182

10

24

第七十四回

此回品玉乃寫下回撒潑之由。然是起于一皮襖。夫皮襖乃
瓶兒之衣也。金蓮淘氣終由瓶兒之衣。然則瓶兒雖死。作者
猶寫已死之瓶兒。爲金蓮作對也。

月娘教桂姐。郁二姐。申二姐到瓶兒房中。去後又教出來。則
其羞怒可知。

此處寫薛姑子談經。明言孝哥蓋一眼。覷定一百回對勾。化
之結也。

上已寫品玉。此又寫偃玉。却是兩樣。品玉者。驚喜梵僧之藥
先品而後試之。偃玉者。春色狼籍之至。更受不得。乃偃之光
試帶而後品也。將與梵僧藥作對。章法不如此。不得至也。

上回品玉文中寫金蓮瓶兒是一氣寫出用幾個或字將諸品法寫完此回却用兩段寫中夾要皮襖一段先用按着粉頂後用一回說着四字兩個又字一個一回字臨了用口口接看都咽了便定一樣排蚌口底琴絃攪龜稜臉偎唇裏之法却犯手寫來不見一毫重複又是一篇絕世妙文作者心孔吾不知其幾百千竅方能如此也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詩曰

富貴如朝露

交游似聚沙

不如竹窓裏

對卷自趺跏

靜慮同聆偈

清神旋煮茶

惟憂曉雞唱

塵裏事如麻

話說西門慶樓抱潘金蓮一覺睡到大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豎

一條棍相似便道達上你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哂也

罷如此過人品玉又與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若哂的過了是

你造化反不造化這婦人真個轉同他腰間按着他一隻眼用口

替他吮弄那話吮勾一個時分精還不過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

往來只覺後被裏腦搖撼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插拽的婦人

口邊白沫淋漓交脂在莖又是一樣品法却是在西門慶寫來夫

其生動為何如又不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家請俺

犯打描一字以此

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有椿事兒央你依不依

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寫出青心回想雪夜吳大娘子家舉世詩有深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王招宣府當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了我等我寨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雀神禰着白絨襖兒穿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要小便益兒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吉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的了是王時說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這話我聽了是的話

裡子頭在你跟前眼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臉上只顧偎攬良久又石在口裏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穠其龜稜然後將朱唇裏着裏只顧動他的玉然又不在金蓮邊正寫品犯一字夫在西門慶不犯奇矣乃仍在金蓮西門慶靈犀灌頂滿邊寫仍有不犯作者固以此能犯為奇也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呼小淫婦兒好生裹緊着我待過也後知不及之言未絕其精遶了婦人一口婦人口口接着都咽了味又日乎何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殷勤愛把紫簫吹

當日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洗面出門婦人還睡在那裡便說道你趁閒尋兒出來罷寫出雪夜吳大等住回你又不得聞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如意了頭又早起來頓

下茶水供養西門慶見如意兒薄施脂粉長画娥眉笑嘻嘻也進了
 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床房裡鑰匙去
 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
 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穿也拿與他罷
 迎春去了就把老婆樓在懷裏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了
 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嘴咂舌頭做一處幾
 色鮮又遇花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
 裡去安能不死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
 裡去一路總寫金蓮述曰如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
 的人前日爹了在這不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姨兒
 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
 不對他說說爹要了我他告爹來不曾又是一個言西門慶道他

我來你到明日替他暗个禮兒便是他是急行貨子受不
 人个甜東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甚麼心打狗蓄獵
 得知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
 說爹在他身邊偏多就是別的娘都讓我凡分你凡事只有个不
 瞞我比放着河水不洗船又其說甚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
 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藕斷絲連如意道爹真
 個來休哄俺每喜極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
 匙來西門慶叫開了床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
 用包袱包了叫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兒就悄也向西門慶
 說悄悄二字深寫此房為我沒件好裙襖兒爹趁着手兒再尋件
 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又為西門慶連忙

又尋出一套翠蓋段子襖兒黃綿綢裙子又是一件藍縷綢緋
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襖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
房門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裡來金蓮纔起來在床上裹脚只
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賊說道你教他進
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叫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
你些什麼兒沒有瓶兒有知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細絹衣裳年
下穿叫我來與娘磕頭于是向前跪了四個頭婦人道姐上每這
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得港車多不得路那好做
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又與
蓮說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
是主兒早晚望娘抬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落歸娘之處又

可知爲先後一氣也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

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
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裡西門慶已往
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裡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
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說我不
知道大娘沒言語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海鹽子弟張美
徐順荀子孝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
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衆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
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由二
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
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不一時門外韓大姨孟大姑子

都到了。又是傳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木媳婦兒段三姐并賁四娘

子。王六兒是尋去葉五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

一個五短身子穿綠段襖兒紅裙子不茶脂粉兩個密縫眼兒一

似鄭愛香模樣。花與葉同類故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

慶就沒言語。兒一對針鋒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

吃粥通與月娘餚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潘六兒他

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眼

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子他死了嗔人分散他房

裡了頭。一語將瓶兒死後月娘要窮其財物人上房西門不依之

瓶兒死豈不日今而後夫以此富貴賜我也無如因了一頭不相

肯與嬌兒則月如之意已大拂今日一觸即發中情畢露也

這皮襖早時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他眼兒罷了。不死

瓶兒之物也月娘利其死瓶兒已死月娘雖未入之于上房然

分其一物月娘不便明爭則又思瓶兒未死時幾句說的西門

然則月娘說金蓮吾知其亦曾看了千百眼也

慶閉口無言忽報劉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

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

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即叫王

經拿着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只見李桂

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

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那桂姐即向夾道內進

去。賁四嫂纔至夾道內進去桂姐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

月娘道爹看見不會玳安道爹陪着客還沒見哩月娘便說道且

連盒放在明間內看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

姐送禮在這裡是乾娘身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極月娘令小玉揭開

盒兒是乾娘身分見一盒果餠壽糕一盒玫瑰糖糕兩隻燒鴨一副豕

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穿着大紅對衫襖兒藍段裙

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極又買這禮來做什

麼極月娘道剛纔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于他事說起來都是

他媽的不是吃虧了他那個媽却又虧殺了這個娘極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

三官領着一行人往泰王芝兒家去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偏要吃

姐開茶房就被入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兩門慶道那一遭

兒沒出來見他妙連一遭兒又沒出來見他妙自家也說不過非

復說東京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糊着門不成到

處銀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又有林氏意在內那桂姐跪在地

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說不過也我若和他沾上身子就

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一個天庖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

幹的營生沒個主意的也招惹反的也招惹平白叫爹惹惱月

娘道你斷來說開就見了又惱怒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

便了便了二字那桂姐故作嬌態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

不笑我便跪一年也不起來幾是自家說不過亦非潘金蓮在旁

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叫他張致如

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你那時却別要

理他一語直透從前又是得意話寫金蓮此時重重得意殺以爲

氏三官認父後黃四嫂語事皆是則寫得意殺之金蓮又對照得

盈虛之理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桂姐總起來了只見玳安慌忙

張七來報宋老爹安老爹來了西門慶便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

桂姐向月娘說道爹噤七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拉白語總反襯

無好顏只與娘做女兒罷又自提出親月娘道你的虛頭惡心其答

色也情以乞怜月娘道你的虛頭惡心其答

不要一說過道過罷了若其做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那裡寫

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何曾往我家里若是到我家裡

見爹一面沾七身子兒就促死了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裡

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這篇是非就

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月娘自謂十分謹密桂姐却

此作者真寫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非寫金蓮

畫世事也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非寫金蓮

日得意忘却憤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們裡邊人一個氣不憤

一個不憤一個一語氣血故知不憤憶吹簫是伏那一個有些

時道兒就要躡下去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迎

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敘禮每人一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

慶見了桌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吃了茶宋御

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

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三十日敢借尊府置杯酒奉饌初二日就起

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否族起花樣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

不從命但未知多少桌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書吏

取出布接兩司連他共十二兩分資來要一張大插桌六張散桌

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就請去捲棚坐的不一時錢主事

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子

幽深蔡狀元來亦攜其房舍此又一描總是間書画文物極一時

之盛又見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

做得奇巧炉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

看誇獎不已寫鼎真是為爰色貪財當頭一捧言人壽非黃金鑄

口炭寒火冷方知無八仙捧壽也此是作者隨處醒問西門慶這

人春夢又是為西門將死作引神官豈易做者哉

副炉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里央

他替我稍帶一付來送蔡老先生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來

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

下邊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菜蔬果餚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

唱南曲宋御史道各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

大寒飲一杯無碍宋御史又差人去邀差人稟道邀了任傳廉費

老爹那里下棋便來也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們唱個

宜春令春酒于是生旦合声唱一套第一來為壓驚唱未畢妙絕

見九郎便有多少恐惶迎合先飲一杯為忽更進報蔡老爹和黃

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

穿素服金帶先令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令尊的令郎

鄉真不進聽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現在本處作千戶

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與桂姐通統自願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

久仰久仰西門慶道容當奉拜敘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

茶各人扳話良久就上坐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厨役割道湯

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自中惟有演了兩折活

過數巡小優兒席前唱一套新水令玉麒麟馬出皇都直令西門
貴無處貴無處蔡知府笑道松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
生活生活郎舊素髯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眾人都
笑了持與安主事請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邊
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得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送鴻迎燕
所以獨宋斷送長年西門慶道此是小份原是揚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
叫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正是

窗外日光暉指過

席前花影空閒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增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眾位
主人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個史典把桌席羊酒尺

盤送至新河口主說河縣宋御史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

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連連雨席又與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

回來打發戲子分付後日還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

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擡上酒

桌使玳安去請溫師父來坐匕再叫來安請應二爹去不一時次

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个小優兒在旁彈唱把酒來斟西門慶問

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娘們三字奇絕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

到說的好小人家那里抬放將就叫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

些請眾位娘子下降這裡前廳吃酒不題後邊孟大姨與孟三姪

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

兒不是薛師父使他徒弟收了卷來咱晚又叫他宣卷咱們所楊

姑娘道老身寔和姐也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第二個侄兒定

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去于是作辭而去一路凡是散場

吐杏花眾人吃至掌灯已後三位夥計娘子也都作辭去了止

留下段大姐沒去潘姥也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娘子李桂

姐申二姐和三个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

房內坐的忽听前邊散了小厮收下家伙來這金蓮忙抽身就住

前走到前邊悄立立在角門首自綾帶一試只見西門慶扶着來

安兒打着灯趑趄着脚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

首立着拉了手進了房來那來安兒便往土房交鍾筋月娘只說

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

了非此一羞不足以動月娘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來安道爹在

五娘房裡不而煩了向月之六如房月娘少可也

此日之月娘即因向玉樓道你看恁沒來頭的行貨了我說他今

日向金蓮日進來往你房裡去本意宣卷因西門來家即打發眾人那邊去

房中是月娘一生為人開日深心柔好大都如此乃忽為金如何

三不知又摸到他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

纏非一朝一夕之故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這等說恰似咱每

爭他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兒左右這六房魂繇他串到筆

如絲將玉樓兩個生日一齊捏攛所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

以說金蓮中酒令笑談不容易有也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聽見前邊散了就慌的奔命往前走

了已上金蓮因問小玉灶上没人與我把儀門拴上後邊請三位

師父來咱每且听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申二姐段大姐郁

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同皮月娘向大妗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

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趣話是沒且今日可兒楊姑娘又去了是又

趣語沒分付玉簫頓了好茶王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輪替官茶

休要只顧累大妗于是各房裡分付預備茶去明將玉樓生日與薛尼宜卷相

連意提明非開筆寫玉樓亦好湯也蓋玉樓這一個生日是結交

以明自已章法并休錯看不一時放下炕桌兒三個姑子來到

盤膝坐在炕上眾人俱各坐了听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

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

八相山八相以顯法身助七惠燈通開世戶明七佛鏡照破皆

一箇百年景類那開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緣七終初業

一箇百年景類一性圓明運六和合從功名蓋世無非大業一

雄彭明較著大唱一番總是西門喪命時友字之影

演說了一回又宣念偈子又唱幾個勸善的佛曲兒方纔宣黃氏

女怎的出身怎的一个怎的看經好善又怎的死去轉世為男子

怎的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昇天四个又怎的又與誰打虎文

五祖轉世五戒投胎一連三慢七宣完已有三更天氣先是李嬌

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眾人吃了必帶上嬌兒所云落後

孟玉樓房中蘭香又拿了幾樣精製果菜一大壺酒來又是一大

壺茶來與大妗子段三姐柱姐眾人吃細看文情方月娘又叫玉

簫拿出四盒兒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個

豐衣足
果能向善
不搶偷兒
能相讓
当家豈
好一個

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三姑宣卷一唱曲

何謂。一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要一個

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也唱了我也唱了我

唱個兒與娘每聽又一個也要唱然則亦桂姐不肯道還是我先

唱因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個更深靜悄罷隨手情景又

自有許多不當桂姐送眾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鮫

綃唱了一套桂姐唱畢郁大姐總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去

了挂在肱膊上先說道要先唱的反被要也唱的奪去先說寫盡

六兒邊人情可恃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姑子和娘每聽

罷于是唱道正月十五開元宵滿把焚香大地燒點得有趣真是

卷然則亦算那時大姑子書夜深因兩端也受等則申二姐唱完

見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內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房裡郁

大姐申二姐就與玉簫小玉在那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姑子在

上房裡睡俱不在話下衆人一齊俱散又與前看官所說古婦人

懷孕不側坐不偃卧不听淫声不視邪色常玩詩書金玉故主子

女端正聰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听其

死生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幻化而去不

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明正結出正是

前程黑暗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着迷

此回寫金蓮洵氣乃先之如意總爲金蓮洵氣之想也

申二姐之見怒于春梅而月娘乃與金蓮合氣何也曰以春梅實以玉簫故也玉簫又月娘之婢也玉簫婢私書童金蓮之所目賄者也意中豈不曰爾婢私人而不知乃責我婢之罵人且曰妳子私主而不管乃管我婢之罵人况乎自不慎吹簫其心高氣傲已爭十二分休而蓋自有瓶兒以至于今方得其死後一暢不知不覺諸色盡露驕矜氣象且曰自元夜游行之志今卽以瓶兒之衣酬之其滿爲何如乃月娘一語拂之宜乎其不能耐矣而壬子之期又誤故滿腹矜驕滿足變爲滿腹拂逆不慎以與月娘鬩蓋猶欲爲情吹簫之稿

也不知月娘止見春梅不見玉簫甚矣。不修其身無以齊其家。月娘無以服金蓮。西門亦無以服月娘。皆不修身之謂也。信乎。作者以陽秋之筆。隱罪月娘。而以玉簫明之醜也。前文教衆人到嬌兒房中去。是一番羞怒。此回月娘說春梅而金蓮護短。是一番羞怒。西門護短。又是一番羞怒。此月娘淘氣之由。而皮襖又是一番心事。全在其中發出。却不在此帳算也。

皮襖者。瓶兒之衣也。乃月娘金蓮爭之。直將其牆頭二人公同遁物。心事說出。夫月娘金蓮。西門慶之妻妾也。瓶兒花家之人。三者并未謀面。乃一月月娘爲之設法。用盒拈鉢。金蓮而金蓮之不憤可知。其挑月娘西門不合于瓶兒入門時。蓋有由也。至于瓶兒入門。問金髮髻。西門語詞之間。上有愧色。况衆妻妾乎。其爭其妬。大抵由財色而起。大財色有一已足亡身。令瓶兒雙指其二。宜乎其死之中。並害及其子也。至于死金蓮快。而月娘亦快。金蓮快吾之色無奪者。月娘快彼之財全入已。故瓶兒看定壽衣而鎖匙已入土房矣。此二人之隱衷也。乃金蓮之隱易知。而月娘之隱難見。今全于皮襖發之。何則。金蓮故曰他人之財。均可得也。而月娘則久已認爲已有矣。一旦西門令二婢一奶子守之。已不能耐。然而月娘老奸巨滑人也。回心一想。卽守之于花樓下。乃我之外庫耳。

自可息人之爭。故從之而不逆。今忽以皮襖與金蓮是凡可取而與之者。皆非我所有也。能不急爭之乎。然而老奸巨滑者。必不肯以此而爭之。則春梅一罵之由。正月娘尋之而不止也。寫月娘金蓮必洵氣而散者。一見西門死後不能容金蓮之故。且瓶兒先疎後合金蓮先密後疎。正兩兩相照也。寫月娘以子挾制其夫處。真是諸妾之不及。真是老奸巨滑。以此而知。從前燒夜香俱假也。作者特用陽秋之筆。又寫一隱惡之月娘與金蓮對也。

前瓶兒來月娘掃雪。蓋與瓶兒合也。却是玉樓生日。此與金蓮對氣。是與金蓮疎也。知又是玉樓生日。迤邐相對。爲一大

章法大照應

金蓮撒潑之先。却寫一玉姐含酸。夫玉姐自入門時。至今何日不含酸。乃此日不能寧耐。何哉。蓋有懲于瓶兒也。何則。元夜取皮襖。玉樓瓶兒皆有皮襖者。也是二人乃一體之人。今幾何時。而瓶兒之衣。已入他人之手。固應于伯爵家赴會時。觀金蓮翩翩之能。而自動前車之悲也。况瓶兒之財。人爭利之王樓。亦幾幾乎續之矣。明眼人豈不自知。固一念及而薛媒婆之恨。已悔無及矣。此處且含酸。特爲李衙內引也。用又作者散場之筆。而何其神妙如此。未娶金蓮先娶玉樓。未散金蓮先散玉樓。信乎五母爲金蓮之襯。蓋文字也。

一路爲金蓮得意不特旣見死後諸事快意卽李桂兒彼拿
又是第一快心之事。蓋欲爲金蓮放心肆意于敬齊以逼到
武二哥手故不得不爲之極力。寫其肆意快意之極也。桂兒
寵而金蓮受辱。月兒寵而金蓮之出身處受污。總之作者深
惡金蓮處處以媚妓醜之。且以媚妓醜其出身之處也。

爭鋒毀院後。月娘瓶兒始合。驚走三官。月娘金蓮已離。又是
絕大章法。蓋前桂兒敗而月娘快。金蓮亦快。兩快而瓶兒容
與其間矣。此文桂兒敗而金蓮愈快。月娘未必快。愈快則驕
未必快。則怒宜乎。金蓮月娘之共相對敵也。月娘未必快者
何。蓋以乾女故也。看其前文爲桂兒說東京人情。此又爲桂
兒解。三官。雖然一李三。三官之不啻甚矣。作者特用大筆加
也。故寫月娘純以陽秋者。以此混混看者。誰其知之。

看他寫相罵時。却夾寫玉樓嬌兒大姪子。三尼諸人。真是心
閒手敏。而雪娥必至。開後方言。大姐在坐而無一言者。各人
心事如面。蓋雪娥自快。而大姐爲瓶兒快之也。至于放去姥
姥。又是絕妙乖滑之筆。今明借姥姥越端。却是借起端爲省
筆。不然月娘罵姥姥。固不妙。姥姥阻金蓮與不阻金蓮。亦不
妙。文字大是礙手。不如一去之爲暢快好寫也。

金蓮入門時。大書其顛寒作熱。聽籬察色。蓋以一筆貫至此
回。

月娘罵處。却都是瓶兒雪娥舊話。是代從前受怨之人一齊

發泄然則怨怒之于人大矣哉

此處寫玉樓其雲雨處與雪夜燒香之月娘一樣而西門亦是一樣抱慚然而玉樓自是含酸月娘全是做作前後特特相映明明醜月娘也

夫寫相罵之時乃插三尼可謂了中間筆矣乃直寫至看狗其間爲何如哉

玉簫學舌作兩番寫其相罵時亦作兩番寫中用拉勸者一間也

篇內寫月娘相罵忽入金蓮知桂兒被惱之言不是閒扯蓋特寫金蓮于瓶兒死又桂兒辱一片得意嬌人神理爲金蓮設月來月娘之所不能言耐者也如內補制節監事月言制

棘起于庭前行見月跌花殘芳園茶蘼

之信也豈泛泛寫之交遊之人乎

上文寫一吃溺之金蓮此回又寫一效九之如意兒總爲痘癰吮痔者極力醜之也

寫月娘挾制西門處先以胎挾之後以死制之兩以瓶兒之前車動之誰謂月娘爲賢婦人哉吾生生世世不願見此人

也
寫西門錫玉簫亦偏愛常情乃不知作者特特點出玉簫吹散梅花之故也

申者七月之數也蓮至七月將衰又申者金也金風新來宜乎金蓮母子之所必爭者也郁者鬱也鬱春意於將來自當

與春梅相合況韓者寒也秋來則寒寒至有秋故申二者必
韓道國家薦來而此後至西門死全寫雪月時節是知由此
秋風而漸引也

月娘怒金蓮說桂姐事只我知道又為乾女見護短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潑醋

詩曰

雙上蛛蝶繞花溪

李是山南半水西

改院有情風月乱

美人多怨兩雲迷

頻開檀口言如織

漫托香腮醉似泥

與道主人太命宿

一驚驚罷一驚驚

話說月娘明宣黃氏寶冠各房宿歇不題單表金蓮在角門

邊撞見西門慶相攜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妙便問你

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揀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此話兒在口直

令人有今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住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淫

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娘手裡使巧兒拿這面子

話兒來哄我上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

來問我自明見處亦這是你早晨和那淫刺骨痛定了腔兒如何

得張大戶家頃道頭裡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淫

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裡用刺子我還見李瓶兒時叫你

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錯了父字如玉連環西門慶笑

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頭兒你又說他的不是語婦人

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搥刺骨弄
答的齷齪上齷齪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預計王西門

慶道我使慣了你不與我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

與他說道你要拿了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

面接的袖了趑趄着脚兒就往外走情景逼肖是寫生手婦人道你過來我

問你莫非你與他一鋪兒長遠睡既睡矣而不許其長遠恐其長

年怕麻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恥是瓶兒已無故只是睡那一回

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

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怎的妙絕是深思遠慮不許其去

神理也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

和他說甚麼閒話叫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胆的上文不許其長遠

來活見我到明日打听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

你下截咬下來映蕙還得意時防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

了二句是走着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緣他去你

管他怎的婆七口咬媳婦耳頑倒沒的叫入與你為冤結仇此等

推身親其地者便之慣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開上角

門放卓兒擺下棋子兩個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

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是薛姑子見了西

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于是走出明間李瓶兒

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瓶兒安在西門此時對不一時如意兒

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里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就一

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里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就一

人同飯可以
景又添一
及之主人况
歡可樂

把手樓過來就親了个嘴。立春日裏一面走到房中床正面坐下。

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是合同如意兒在炕邊烤

着火。足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還有頭裡與娘供養的一桌菜

兒，一素兒金華酒。即有燒鴨子下之留一預備篩來與爹吃。西門

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瓶兒豈特我有衣裳之悲哉！一滴九泉千秋同恨。只拿幾個果碟

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叫綉春你打個燈籠往藏春軒書房內

還有一鐺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燈

籠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如你揭開盒子等我

揀兩樣兒與爹下酒。于是灯下揀了幾碟精味果菜擺在桌上。一

寫來的是以死之瓶兒房中。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

意兒將在櫃內遞上西門慶看了十分精美，如意兒就候在櫃

房內與迎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坐在他

膝蓋兒上，樓着與他一遞一口兒飲酒。是先站立蓋一面解開他

對衿襖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手描摸他奶頭，誇道：我的兒，你

這上不要你別的，只愛你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

摸你就如同樓着他一般。直與翡翠軒對照所如意兒笑道：爹沒

的說，還是娘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皮膚也中中兒的，紅白

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到白淨。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子，倒是

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與蕙蓮雪洞中語一又道我有句

話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

家常戴的金赤虎。曾凡何時諸物分去殆盡此又正月裡戴爹與

提是赤虎蓋謂滿池嬌一照也

第一奇書 七十五回 八

百不知不知你
命妻之
理只知月
得親兄之
不知正西門
惟術也況且
已死其財不
人報于誰
情理兩全
報何尤

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
與你七娘的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細較已盡去矣
不得知深又曲筆寫月娘老如巨滑隱利人財處而如意迎春且
金蓮上氣大都在爭瓶兒之物居多意者一草一木不得與人動也
○如意迎春乃守瓶兒房中者瓶兒細軟俱去且不得知彼金蓮
鳥得而知之乎皮襖之要宜乎其不看頭勢也此處自是作者用
意寫月娘處豈是描寫如意要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
物與蕙蓮要香茶同年而語也
另打一付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
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惱麼西門慶
便叫迎春不應總是寫死瓶兒的房中也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
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與他又揀了
兩筋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立傍邊一面吃了如意兒道
爹叫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向炕
上抱他鋪蓋和綉春房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

回酒收拾家伙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備着一床兒鋪
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綢絹被褥扣花枕頭寫得在好醜粗細之間
又却是得寵的在薰籠內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
奶娘被辱故妙在薰籠內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
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
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他又在明間內打水洗了牝掩上房
門將燈修近床邊方纔脫衣褲上床與西門慶相樓相抱並枕而
卧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猙獰跳腦又喜又怕
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卧在被窩內脫得精
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又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
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呼呼被他合得面如火發是仰面承受者

人滿精
吮咂還摸
有尿吃光
情

睡到五更雞叫時方醒老婆又替他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吮下夜怕我害冷這尿也不叫我下來溺都替我噤了老婆道這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如此等人這西門慶豈少也哉真个把肥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嬌妮溫存萬千囉哩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宋御名喬年乎今日送昇去是知又叫陳敬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叫琴童用毡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那里俺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

兒看家總是不快皮襖的意思言他要皮襖去赴席我偏不叫他

留了他姐在家陪大娘子作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都去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娘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了月娘所了一声兒也沒言語滿心不快金蓮并不快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往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娘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月桂復合夫前文留下夏花月娘親會怒罵承安今日已忘之乎寫月娘便是十足奸險包藏禍心之人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又是出門人來此為板定西門慶即出迎接至所上叙禮荆都監叩拜堂上道荆都監于久違欠禮高轉失賀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叙畢契潤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

獻上茶湯。荆都監便道：「良騎侯侯何往？」西門慶道：「京都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公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里作東，請他一飯。蒙他具拜帖與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有一事特來奉瀆。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這里，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荆都監連忙下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荆

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

累陞本衛正千戶。從某年繇武舉中式，陞今職，管理潞州兵馬。

一一開載明白。作者固以西門等入為荆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

向袖中取出禮帖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

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

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雖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

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讓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

說道：「學生暫且留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

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就上馬，琴童跟隨，

拜蔡知府去了。却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出門，就走到金蓮房中，散

春光，必用玉簫。令人有江城五月之悲人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

知春梅為領袖，不知玉簫乃要緊消息也。
第一奇書 七十五回

柳你學

後邊去坐俺娘好不說五娘哩說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裡去把攔的爹恁緊一是一是的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刺匕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几房裡隨他串去一是三娘的話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吞瞎了他的眼來試問此三何不自上不惜憤吹簫後曲曲寫金蓮得意如此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麼王簫道前邊老到只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却住誰屋裡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母亦將窩借頂窩一笑王簫又說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几句好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金蓮道沒的扯那話淡有一个漢子做主兒罷了得意你是我爹也你管着我上把

不敢活

生動未

不怨作平

有以法

是玉簫

因一板

如此作

西門氏

也

秘声浪氣的王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五娘也快些收拾罷勿上說畢王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台前搽胭脂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喚換孝褂叫穿淺色衣裳蘇絲五个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髮髻珠子簪兒淺色衣服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是清河上穿着沉香遍地金桃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車喝路棋童來安三个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上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却說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來吃的一桌果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做文總是在會討便宜如

上文金華酒不知有意爲此寫否
然此一借便竟上文是伏筆矣
高鍾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

午間請了潘姥七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吃七到中
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掛真兒使個人
往後邊去叫他來好友叫他唱個你們所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
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轎子
去春鴻道爹派下叫王經去了留下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
不是凍的那腔兒還不等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甌
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
他唱個兒與姥七听春鴻打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
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坐的正吃茶哩忽見
春鴻歡躍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

來與他听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

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

稀罕怎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是一般我這里唱與大

妗奶七听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七再來那申二姐坐

住了不動身自恃有王六兒在然亦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

說我叫他七不來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七就來了直與月娘叫

房中睡著春鴻道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這是大

姑娘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

姑娘使怎的有郁大姐罷了他從几時來也來叫我七不得閒在

這里唱與大妗奶奶听哩大妗奶奶到說你去走七再來他不肯

來哩這春梅不听便罷听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

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

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上文玉霄過舌看官正擬看金蓮發你

怎麼對着小厮說我那里又鑽出个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來叫

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其志俺們在那毛裡夾着是

你抬舉起來如今從新又出來了你無非只是个走千家門萬家

戶賊狗攘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纏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

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左右是那几句東溝籬西溝

灞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拿班作勢起來俺家本

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國那淫婦家興你

俺這里不興你你就學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称早兒去

子攔阻說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罵的睜上眼怒而不敢言

說道爺噪七這位大姐以大姐待之因是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

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交話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

出來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介遍街搗

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在此此是你有恁性氣不該

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听趁早兒與我走不要來了申二

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逼真如問春梅道賴在我家叫小厮把鬚

毛都擗光了你的又逼真如問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恁樣

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七

啼七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得轎子來央

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画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

梅

子你本不
就戚還要

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矜于看着大姐和玉宵說道他敢前
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可看的了。
反觀法所以你叫他慢也收拾去了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
不叫小厮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玉宵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
語中有却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也的向眾人說道方纔把賊
賄淫婦兩個耳刮了絕好他還不知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
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枝忌口些郁大姐在這裡
偏有閒筆反襯得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几年
到真是異樣文錦偏有閒筆反襯得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几年
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來叫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賄
淫婦大胆他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几句山坡

情節換

寫逼真

郁大姐道可不怎的

又知聞

其声口昨日晚夕大娘叫我唱小曲

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姑娘你也休怪他怎知道
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深知春春梅道我剛纔不

罵的你上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自

語夫人不知我而罵之固是不服炎涼二字然較之王樓潘姥也

則春梅又遠矣批書者自信能為春梅不能為玉樓也

道我的姐也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又反如意兒道我傾杯酒

與大姐也消也兒惱迎春道我這女兒着惱就是氣又是玉樓金

他寫春梅罵人却寫大矜子王簫郁大姐潘姥也如意迎春雖是

反襯得到却正是西門慶家中不是野寺孤燈賄道姑罵徒弟也

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个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
說道等我唱个鶯也聞臥房山坡羊兒與姥也和太姑娘所罷不

不難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為衆人一時解渴那迎春

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惱了胡亂

且吃你媽這鍾酒兒罷迎春之于春梅又為那春梅忍不住笑

罵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

坡羊你唱个江兒水俺們听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慢唱

花嬌月豔與衆人吃酒不題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

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裏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參

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伏何十又本府胡老爹送

了一日本新曆日一百本曆目記明新年是西門死判都監老爹

差人送了一口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交到後

邊去了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他說話哩只胡老爹

爹家與他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衙門家爹送帖兒明日

請爹吃酒戒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

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拾盒人五錢銀子一百

本曆日又是一百本曆日又言離一西門慶走到所上春鴻連忙

報與春梅衆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畜囚兒爹

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春梅

和三個姑子都往那邊屋裡去了玉宵向前與他接了衣服坐下

放桌兒打發他吃飯叫來興兒定桌席二十日與朱巡按擺酒初

一日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賀酒分付去了頭緒紛然

玉簫在傍請問爹吃酒飾甚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剛總判都監送

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真過接月娘夫玉宵便使他揭開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與荆轲相關者目西門慶令斟來

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却說來安同排軍拿灯

籠晚夕接了月娘眾人來家都穿着皮襖都到上房來拜西門慶

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又都過那邊

屋裡去拜大妗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

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

二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个平頭大臉

的小厮兒不謂春花不能看原來他房裡看花兒比舊時黑瘦了

是西門慶不傷心原來他房裡看花兒比舊時黑瘦了

西門慶道他比那个沒鼻了句沒眼兒句是鬼兒句出來見不的

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句拿掇的句出來見的人句不快金蓮

不敢出來見躲在一邊房裡打窗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

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

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寔抹他一臉粉

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厮別要胡說他几

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沒見他个影兒只臨來時總與俺

又被你將

骨髓說出

第一奇書

七十五回

是月娘不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了
既不能令之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明說金蓮怪不的俺家主子
受命

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愈性愈月娘也起身過這屋邊裏
拜大矜子并三個師父大姐與玉簫聚了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
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作聲如面爲春玉簫說申二姐
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矜子隱瞞不住把春梅
也沒那正主子明說金蓮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
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怕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
這個瞎曳磨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片萬家戶在人家無非
只是唱人叫你唱个兒也不失了和氣叫他拿班兒做勢的他
不罵嫌腥試問不自上文不憤憶吹簫一路寫其得意

休要管他一管兒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愈知一路
意皆爲此月娘听了他這句話氣的臉通紅了老羞成怒自叫
爲兩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叫他罵遍了罷于是起身
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
使的有好規矩的大姐道似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
道誰叫他不唱與他聽來此處弟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
他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裏沒
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來噴喝他兩句虧你
還堆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就都
先歸房去了金蓮不知頭勢總是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二字
第一詩書七十五回

不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
里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二百兩銀子要與宋巡按圖幹陞轉玉
簫道頭裏姐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
進櫃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廚櫃中此等處又見金蓮在月娘房中久等也金蓮
在那邊屋裡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寫出不見頭勢今
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姑居壬子日可生子見西門慶
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子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得你我先
去也總是得意之金蓮不知頭勢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
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一句直吐一腔真氣
我還和你說話哩一句又是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紛紛俱出矣

說你五樓一視同人都是你的老婆你要顯出來便好就要他在

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叫人怎
麼不惱你冷灶着一把火熱灶着一把柴纔好不知怎樣一把通

叫他把攔住了又一句我便罷了不和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
過正是自己讓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也有幾分惱

過不過之詞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通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子
口冷氣只害心凄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

往屋裡瞧他瞧去西門慶听了說道真个分付收了傢伙罷我不
吃酒了于是走到五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

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寫玉樓直是深吐西門慶見他

在楊家何
以此致水

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裡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声不言語只顧嘔吐深七鬱七被西門慶一面抱起

他來與他坐的兒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裏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的凄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

去深七鬱七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的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句俺每不是你老婆二你疼你那心愛的去

罷三句千秋痛西門慶于是攪過粉項來親个嘴說道怪油嘴就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妙蘭香

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上茶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邊兒吃婦人道拿來等我自吃妙會那等喬劬勞旋蒸熱賣兒的玉樓亦

來走一走兒吐便千頭萬緒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出來

包氣妙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个閒亦自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句自有那心愛的扯落着你哩又二

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贅字號听題去了又三後十年樹在你那心裏足上三句千秋痛見西門慶嘴搵着他那香腮寫西

言可便道吃的那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嚐看來那里有甚麼神思和你兩個纏總是反襯西西門慶道

你沒吃甚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又拉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里要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

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了罷明日早使小厮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繇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

叫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總是無無面相對處寫得活現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

黃蠟丸藥用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

確兒內盛着哩就拿素兒帶些酒來吃了管情手到病除句上是

衙內自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要酒俺這屋裡有

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門慶看飾熱了酒剝去蠟

裏面露出金丸來拿與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趁着酒你

飾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睜了一眼說道就休要污邪

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裏去吃玉樓與金蓮始終相好你這裡且做甚

不只顧與拉白處西門慶笑道罷了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

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床同寢西

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撒撲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粉項枕

頭也却為那一隻手問道我的親上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

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

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

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

了罷受了人家許多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

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與掃雪月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來攢

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上兒却是他

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可知玉樓與金蓮非真心相知蓋能
顛倒金西門慶道你听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
發擺了這幾席酒兒你交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上誰養
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看出你那心兒來了擺過
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個頭兒小厮你來
我去称銀換錢氣也擱乾了饒費了心那个道个是也怎的西門
慶道我的兒常言道富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漫上擱起這一
隻腿兒這一隻妙是欲行事而不便即入故借說話時擱腿然必
跨在肱膊上搭抱在懷裏揶着他口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
子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兩隻白腿兒
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過了也沒你這等樣嬌可愛是真好婦人道

遍了沒有來不說俺們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右話着哩玉樓
當亦自顧影生恰則此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說就死了我
婦人道行貨子真要緊賭甚麼誓明目聰耳不信這西門慶說着
就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入他牝中益略見時婦人道我說你
行行就下道兒來了又對月娘是私自邀之且裝喬處許多醜態總
是叔術玉樓自已含酸絕不望一盼西門自來然因摸見銀托子
雖有數語總是實七酸痛非如月娘一派以好也
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不趁早除下來哩那
西門慶那里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裏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
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吞糞子一般婦人一面用指抹
之隨出口裏不住的作揉顫声叫他達上又對月娘止竟此你肯

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留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監官討服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床上歡娛頑耍。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著大衿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衿子對過叫画童兒送他往韓道國家去。大衿子道：本等看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刀戳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王道：你們五個在前頭吃酒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單罪生把个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的。還喚人說哩。到明日不啻好反人都吃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裏做甚麼。一个女兒他走千家。

等攢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个甚麼道理。大衿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怎好惹氣。當夜無詞同歸到房中歇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又誤了日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是得意次日老早就使來安叫了直轎子把潘嬌兒打發往家去了。先打發去妙省許多文字非金蓮自為吳月娘早辰起來三个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个一盒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裡菴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麩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此處却將雪夜燒香之假月娘一為說出。何則此回玉樓直對雪夜月娘。但月娘送香油于王姑子在瓶兒進門之時。王姑子與大娘子即來于燒香復合之後。明是王姑授以好計。恐看官不明。乃于此回玉樓掩映處。又時書月娘布施油米夫此處布施老薛人。

人得知月娘蓋爲符藥安胎有因擺下茶食上房內管待同大衿

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

蠟元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

往前邊請潘姥七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省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

哩我去請罷于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玉宵過舌亦便問他

姥七怎的不見後邊請姥七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辰

我打發他家去了玉宵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往

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玉宵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

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三

約中又于是遞了秋菊放在袖替內這玉宵便向金蓮說道昨日

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活世界興

爹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恥怎的把這着爹在月娘面前

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衿子三娘問

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

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吹散梅花必用玉

見這金蓮所記在心玉宵先來同月娘說姥七起早往家去了五

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衿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

日就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七又

不知心裏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借姥七便入當下月娘自

知屋裏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廉下听覷多時了方知激打

所傳察色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大娘說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

把攔漢子直出玉月娘道是我說的你如今怎麼我本等一個漢

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傷个影兒
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
知道我知道這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矜子問了声李桂姐在
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我還說誰知爲
甚麼惱他你便就撐着嘴兒說別人不知這只我曉的你成日守
着他怎麼不曉的生出一証便使連金蓮道他不往我那屋裏去
我莫拿猪毛繩子套了他去不成兒一死已暢然矣那个淚的
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他昨日在我屋裡好也兒坐的
你怎的揪着簾子硬入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針路漢子頂天
立地吃苦受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猪毛繩子拿他總描月娘不
知正理隨處

也不來後邊題一声兒刺心處都是這等起來月娘私據瓶兒之

不可爲後例添思遠俺每在這屋裡放水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

有个甲頭明言瓶兒之則一个使的了頭和他貓鼠同眠慣的有

些摺兒不管好歹就罵人說着你嘴頭子不伏个燒埋綉口俱吐

玉樓金蓮道是我的了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裡言也

怎麼處還多着个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

治也是連日放志滿開門來也拿了几件衣裳與人那个你怎的就

不說不了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箇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却

是誰浪所以云根由起自對月娘說如意守靈吳月娘吃他這兩

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个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

一夜又浪字在掃雪時已藏之矣

七十五

悔不之此乎
三人抄抄其
招其身係
作已罵入
笑然或者
作者者
則自行表

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恥趁漢精便浪，俺每真材實料，不浪吳大姑子，便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手開筆忙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_七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多我了。」蕭翠軒中至打狗蓄貓孟玉樓道：「耶嚶耶嚶，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俺每一棒打着好幾個。」已說到瓶兒玉樓方接到上文，越來然則月娘紛_七發出，真是也，沒見一氣亂發一面大姑勸一面玉樓說一時紛_七如面也。一面又白這六姐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拌起嘴來了。指金蓮大姑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每裏鬧俺每親戚在這裡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嗔我在這裡叫轎子來我家去罷。」一面又白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姑子。大姑本功反為李嬌兒兒被住一時好看，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也這等言語，也不去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甚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這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赶人不得赶上，月娘道：「你看。」月就是了。上句與不發脚子貨。又與上句不連，一連三句皆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又與上句不連，自己說：「你看他嘴頭子，就相淮洪一般。」月娘正沒說出，來正是氣急話。所以又說你看，又說其嘴也氣急如畫。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把我別變了，你放怎个刁兒？那个怕你麼？金蓮道：「你是真材實料的，誰敢欺別你？」以上俱是虛月娘越發大怒，說道：「我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家裡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是見月娘疎處有玉樓見兩個拌

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金蓮往前邊去說道你恁怪刺七的大

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叫三位師父笑話

點二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又夾寫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

玉樓和玉簫一齊拉起來送他前邊去了在大娘子便勸住月娘

說道又寫大姑娘你身上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

歡七喜七俺每在這裏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个勸

却怎樣見的那三个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

了盒子又寫三尼并小尼却告辭月娘眾人月娘道三位師父休

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灶內無烟心頭一點

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

你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打攪菩薩好七兒的一面打了兩

個問信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七有慢另日着人送

齋襖去即叫大姐你和二娘送七三位師父出去看狗筆愈于是

打發三个姑子出門去了月娘陪大娘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

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看他此等筆法就是連從早晨

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裏大娘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攪氣你

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

裏住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人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

了人人到不肯容我一个漢子你就通身把欄住了和那了頭通

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

女婦人家通把个康軀也不顧他灯臺不照自己還將着嘴兒說

人浪將近日花園金蓮罪案一描想着有那一个在成日和那一个合氣對着

俺每千也說那一个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娘兒了單管兩頭和

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成認了賭的那誓誆人

了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總為死耗

氣然而蕙蓮地下含剛纔擺着茶兒我還好意等他須來吃誰知

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悄兒走來這

里听上怎的那个怕你不成待等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

是了小王道俺每都在屋裡守着灯臺站着不知五娘几時走來

也不听見他脚步兒响雪娥忽出可知他單會行兇路

兒脚上只穿鞋底鞋你可知所不見想着他頭兒一來時節和我

合了多氣昔地打罵兒映轉音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

他偏生好鬪的映轉音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

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撒頭打滾撒潑兒一定使你爹來家知道

官就把我翻倒地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

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条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

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几年雖是个院中人不像他

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

邊人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个人的漢子一般就古住了

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个

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裏走兒去十个指頭都放在你口內纏

罷了一路如許事端結大姑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

源此事可發一笑

七十五回

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為眾好與人為怨結仇勸了一回

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又便好術以心口便挾治西門

內有些惡泛七的上來叫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倘七去

分付李嬌兒你們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

付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却說西門慶衙門中

審問賊情有何十到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

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

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小的怎敢將

回去放在老爹這裡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

道了拿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

此面月娘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

到孟玉樓房中間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晨嚷鬧

合氣之事說了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

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己身上不方便西門受其理那小淫婦兒做

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和他好鬪爭

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眾人不是早晨好意擺下茶兒請

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撐着頭兒和

我嚷自家打滾撞頭髮髻都跌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沒打在

我臉上罷了若不是眾人拉勸住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

了人他心裏也要把我降伏下來拉扯既兒行動就說你家漢子

說條念歎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下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的氣。我身子軟癱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明以身子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驚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絕不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挾制一番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挾制一番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吃他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悔氣。西門慶不聽便罷，听的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抱在懷裏說道：我的好姐兒，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

見他這般說，高高低低的氣了，你倒道了多的，我生前是

你哩。西門慶道：你叫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腳。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嚐着些甚麼兒？大清早晨纔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驚墜着疼。挾制之法臘袋又痛，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未握過來。西門慶听了，只顧跌腳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廝去請任監官來看。月娘道：請甚麼任監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叫他死。纔越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牆上土塊，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不堪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去便罷了。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

看一時氣裏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七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剝兩針繇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快請任監官來看觀西門着急在胎方知月娘安胎之妙方知三姑子廂內油米該送方知雪夜求子諸語俱出玉姑子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挾制處醜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卽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緊要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厮守着月娘分付了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挾制處愈見雪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說任老爹在府裏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裡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月娘道哥大戶一替兩替來請更道大約已是明日來了

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貨子誰要你做恁个腔兒你去我不妨事收放去以腹中之子挾制西門其去瓶兒遠矣真正醜絕等我消一回兒慢七關關着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叫他唱與娘听映到郁大然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叫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乱要去管他腿事寫月娘尚不知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倒的不踢連日諸事一點皆出又見那西門慶只做不見妙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假處不堪大妗子見西門

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姑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後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七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叫你休請他，你又請他，白眉赤眼，叫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落後，又邀過朱靈官來陪我七熱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几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听不上你這巧言花語。」可七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不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上，就死了，也不值個破沙鍋片。」

真是親絕，不想竟寫金又問喬親家再說和你說甚麼說西門

子也封下了，叫我對胡府尹說，我说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沒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稍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章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七兒免上下使用也省來十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七兒罷，你沒些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僉一口猪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所筵席，治酒，裝定果品。大清早晨，本府已差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只見任監官從早晨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所

上陪坐道連日潤懷之事在監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
繼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
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診須與茶至吃了茶任監官道昨日
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非才備員而已何
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多來了明間內
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娘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只見琴
童來說任監官來了爹分付叫收拾明間裡坐的月娘只不動身
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叫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
不知做甚麼醜絕不堪作者寫此回雖為金蓮散場是因寫一路
與前掃雪叫劉媽七子來吃兩服藥繇他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
夜反觀也

子與人家漢子睜眼醜絕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
去却怎樣的真不回了人去了不成大娘子又在後邊觀看說如

他是个太監你叫他看七你這脈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為
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七氣血安七胎氣
也好一安如何再安見象人一時俱以月娘神好逼露劉婆子他曉的甚麼
病源脈理一時就悞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簫拿鏡
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根子掠後髮李嬌兒替他勒紉兒孫
雪娥預備拿衣裳反觀金蓮不在此也不一時打扮的粉裝玉琢一句將月
制西門慶觀得十分圓滿夫正是
既是書容安得粉裝玉琢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嫦娥出畫堂

上文七十二回內安郎中送來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看着亦謂閒閒一禮而已。六十回內紅梅花對白梅花亦不過閒閒一合而已。不知作者一路隱隱顯顯草蛇灰線寫來。蓋謂春梅洗發言蓮杏月桂俱已飄零而瓶斷簪折琴書俱冷一段春光端的總在梅花也。此回乃特筆爲春梅一寫。天金蓮與月娘淘氣而春梅撒嬌。雖禍起春梅而不爲金蓮寫。特爲春梅寫。亦花各有時。金蓮乃一謝時之菱荷。故不如當春之梅。是故寫春梅而不寫金蓮也。但寫春梅亦有兩樣筆墨。爲其將有出頭之日爲春梅計。則守備府中固春梅揚眉吐氣之處。是此處寫其撒嬌。蓋爲春梅抬身。

分也。若云爲西門慶計，則金屋梅花深注金瓶。一旦瓶墜金井，而梅花亦狼籍東風。眼見爲散齋所揉擗，是此處一寫。又爲梅花傷心，且爲西門傷心也。故玉簫調曲，吹徹江城。瓶已沉矣，而水豈復能溫乎？是用接寫溫秀才之去也。

溫秀才未來之先，寫水秀才是溫必水之溫也。金瓶水煖，可養梅花。今瓶破而水亦冷矣。梅花自應催折，爲散齋所得也。但溫秀才卽該寫之于瓶兒之初來，不知作者固言瓶水初溫而寒，舜興悲蛟龍失水，則玉肌梅花其芬芳能幾何哉？深悲韶華之迅速，風流之不久也。

葵花乃愛日之花，而必古又屁股之訛。水性就下，宜乎與夏

葉飄零。茲葉五兒之女，必嫁夏宅，而何夫人來賁，四雙必帶水大戰。蓋具葉隨波，又露一段空色消息，是故必于此日先寫一撒漫將落之梅，而接寫溫秀才之去，已是落花流水一段殘春音信，作傷心之話也。故又用画童哭躲。

喬大戶納官亦非泛泛。夫言喬者，木也。喬不如拱，已作白楊青艸之想。蓋有聞道自楊堪作柱，怎教紅粉不成灰二句在內。官者，棺也。喬不成棺，不死安往。

忽放何九王婆入來，蓋至何家托夢已結瓶兒以下皆極力收拾金蓮之筆。故此處將二人一點，使看者知武二處磨刀以待也。却嫌生入不上，又于前文伏一何千戶拿一起盜案。

請問蓋卽伏此脈也。文字針線之妙無二。解可擊安得不令人叫絕。

借何十事卽指一宋得原。好父母事。早爲下文金蓮售色。以後至出門等情。總提一線也。所云宋得原者。蓋言敬齊直送金蓮出門。以歸根于永福寺也。妙絕神理。誰其知此金針之細。如曰送得遠也。然則敬齊其結果金蓮之人乎。

舞裙歌板一詩。梳櫛桂姐文中已見。今于此回中又一見。蓋桂兒乃秋花爲蓮花零落之期。桂花開處。金蓮已有過時之嘆。況此時桂已飄零。後文純是一片雲月世界。哉。花不搖而自落矣。是此一詩兩見。終始桂兒又寔終始金蓮。特此一宇。不獨以作章法。以對下文二八佳人之一絕。作兩是一兼圖。

舞裙歌板一詩。是財。二八佳人一詩。是色。故用一見遙七相對。

因宋得原之名。蓋知金蓮敬齊之名。貫通之妙。蓋開處則曰金蓮敗落。止餘舊莖。此陳莖。莖乃金蓮之下場頭。也是二人乃二而一者矣。

爐鼎乃身之外腎。今送與宋喬年。蓋言此物斷送長年也。安得不死。看他有一句閑言乎。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西門兒哭躲溫葵軒

詩曰

相勸頻携金粟杯

莫將閒事繫柔懷

年上只是人依舊

處上何曾花不開

歌詠且添詩酒興

酣酣遂命管絃來

前前百事皆如昨

簡點惟無溫秀才

溫氣全無功名富貴一朝未洽故知寫一溫秀才爲結佳熱結的一個熱字又反轉令過一個冷字也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任監官進明間內坐下。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慌的任監官躲在傍邊，屏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瓶兒乃用帳篷中伸手而月娘則對面琴童安放桌兒，錦棚月下。坐下然則寫月娘之不堪真是不可堪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蔥，叫任監官診脈。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偶偶福抽身回房去了。」寫月娘真是鄉村老嫗酸態不堪又房中

脈來的浮澀，雖是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脘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心多而

也。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腹脹悶，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既對坐萬福又必使小厮傳任

監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着意在此所以月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

問望乞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監官道：「豈勞分付學生，

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病之劑來。」老夫人

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小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

氣好，主安一安。」

着意在此可知上文爲月娘諸般委曲俱是因此方挾制得動然則月娘安胎真是安着矣

雪愈知任監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分付學生自有其限

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疼望乞有暖宮丸藥并

見賜些任監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來走到前所院內

見許多叫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

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上在舍擺酒這任監官所

了越發駭然尊敬在前門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

加倍敬重寫此將上文諸人請酒一總觀出頓住上文下接西門

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

李嬌兒孟玉樓家人都在月娘房裏裝定果盒揀抹銀器又反襯金蓮一

邊因說大娘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

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出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

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得意語方知前不他不討了

他口裏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每攬掇我出去我後

十年也不出去總是一味隨他死叫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

鳴新來雞兒打鳴忒好思前想後既提屏兒復數金蓮雖是憤語又是自己得意安胎有效此計用得

着與雪夜燒香一樣得意我死了憑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裝經

按了蘿蔔地皮寬哩意語玉樓道大娘耶噪耶噪那里有此話

俺每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

要便勉強恰似咬群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子

大娘你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又及心乎此他為要有

也他一團兒心凡個怎的會悄上聽人行動掌話兒譏諷人自翦翠軒

何著作楊家
何必留心於
之間也

世出色罵他呢
知以為便也蓋

書以真

玉樓也

玉樓也

玉樓也

玉樓也

至不憤吹簫後玉樓道娘你是個富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
至此惡氣一吐玉樓道娘你是個富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
却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全是說客語然你手
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
道只背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打葉後玉樓道哄那
個哩一語輪心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
月娘道他恁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
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歡喜那一個只歡喜
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寫月娘與金蓮一樣身分玉樓道罷
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上兒等我叫他來與娘磕頭賠
个不是趁着他大奶子在這裡你們兩個笑開了罷勢即人你
不然叫他爹兩下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

里定果盒忙的了不得他倒落得在屋裡躲猾兒偷每也饒不得
他大奶子我說的是不是可兒可兒是什大奶子道姑娘也罷他
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叫他姑夫也難兩
下里都不好行走的月娘通一声也不言語孟玉樓抽身就往前
走可兒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
敢不交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真正出色一直走到
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將連日金蓮一寫
也玉樓說五姐你怎的裝憨兒生氣乃云裝憨真正可兒此把頭
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乱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
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

難去
何何
九

忘了結髮人
了此等操人
給我我也不
他可恨

金蓮扯金蓮內還不敢
明白可見己身不正
能作人可怕

真真無類
天地間也怪

金蓮扯金蓮內還不敢

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妙絕三字是人與他下

个禮賠个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是看天下本

無事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氣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

話只顧使性見到几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賠個

不是兒天大件事都了了不然你不叫他爹兩下里也難此句抵

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抵千百句金蓮道耶嚶耶嚶我拿甚麼

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

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得兒玉樓道你又

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

來的當初也有个三媒六証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

損百樣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了你的有勢木要更盡月

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

就沒些血兒為後文別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妙人是能處天

在此只是你不去却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

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到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

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了髻髻

穿上衣裳同玉樓徑到後邊上房來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

大娘不称姐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

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妙真是天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

識好歹冲撞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他罷僞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

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敢說了真是天下那

天下無難事還

家宅道理
馬而批在姜
人不解

此理這行本不相
再還理更不還理
不還理似乎非理
不知理善居意如
等入說理
於子形容
不相个人物
燈為作比
子可曰才子

一報惟有欺
奏以報先生
之意

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不還一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
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眾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
也笑了一片做作。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
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總是以游戲處之真。是大姪子道。你姊妹
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却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貼
貼你們。大家廝抬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
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話。他金蓮道。娘是個天。
俺每是個地。兩句。娘容了俺每。一句又。俺每骨禿。拄着心裡。一句
着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纔像老娘養的。且
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工。忙兒。這金蓮便回
炕上。與玉樓裝定果盒。不在話下。一番大風波。一時便解行。琴童

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先日那根兒。下首裏。只是有些怪
疼。我叫他爹對任監官說。稍帶兩服九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
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里管下寒的。是按下後邊。方知自不
路寫至此方一歇手。天不憤矣。含酸矣。乃一朝憤。不過酸。不過而
至于微發之後。惟有洗眼看他。希時也。故接一溫秀才之去。為冷
熱消息。却說前所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
史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
却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
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答之。宋御史次問
及有司官員。寫盡末世。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
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對。宋御史問道。守備

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爲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臭味不投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

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荆都監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青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聞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官修義倉例該陞指揮亦望祖公提拔寔卑職之沾惠恩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現任管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史走去了西門慶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

西門慶道前所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候的西門

慶即出迎接到所上叙禮這宋御史慢七纔走出花園角門慢七

觀上文接太衆官見畢禮數觀看正中擺設大東一張五老定勝

奸之恭處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桌席俱豐盛心中大悅都望西門

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桌看我分上

罷了諸公也不消奉補西門慶道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

左右拿上茶來衆官又一面差官遞去看七等到午後只見一匹

報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裡兩邊鼓樂一齊响起衆官都出大門

迎接宋御史只在二門相候不一時蓋旗馬道過盡侯巡撫穿衣

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

迎接進去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貂帽領犀角帶相讓而入

到于大所上叙畢禮數各官廷參畢然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因前次擺酒請六黃太尉認得西門慶即令官員拿雙紅友生侯濛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奉畢茶皆下動起樂來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抬下桌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所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叫動吊隊舞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関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又是還帶記與蕭太尉一樣對照作連環鈕扣章法也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繡羊端的花簇錦擗吹彈歌舞宵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証

華屋非露亦非烟

歌過行雲酒滿筵

不似紅樓夢玉佩

果然繡閣金釵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茶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合左右拿五兩銀子分賞厨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謝了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桌席休動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并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第傳陳敬濟來坐聽唱又拿下兩桌酒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來叫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抬出梅花來放在兩邊桌上賞梅飲酒賞已去之梅也春梅之消息離家在遠矣先是三夥計來傍邊坐下不一時溫秀才也過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唱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

賊天殺的狗林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

前本爲告訴月娘春梅之事

作竟轉局而此處又是遮蓋筆墨伯爵道你休听人胡說豈有

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

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

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對宋大巡

已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

子連荆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許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

意思吳大舅听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

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兒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于

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

正是要奉承處

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姑

子說道你住家去罷了家裏無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令子道

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衆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

鼓响動搬演韓熙載夜演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

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門慶隨即下席見

喬通喬通道爹晚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納例銀子來一

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更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

過與胡太尹他就與了剗付來又與更房銀子做甚麼你還帶回

去一面分付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

日唱了郵亭雨摺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收了家火

就進入月娘房來大姑子正坐的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

裏去了寫月娘連日步七月大姑子相伴真是寫月娘險處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

寫月娘連日步七月大姑子相伴真是寫月娘險處

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除加陞一級還叫他見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

就題本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衙家官兒那裡有二三三百兩

銀子

神妙如何全是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

宋御史說是我妻兒安胎得濟處他親口既許下無有个不做

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

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

煎了藥拿來我瞧着打發你娘吃了罷

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纔待往外邊

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若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

他頭裏與我陪過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

總是一西門

月娘道我不往他屋裏去月娘道你也不往他屋裏去往誰屋裏去那

着大姪子好不拿話見哩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箇你喜歡哩你

又恁沒廉恥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

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

下邊李嬌姐房裏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你西門慶見

恁說無法可處

寫月娘控制如回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

到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戶發牌陞所回卯發放

公文一旦辰纔來家又打點禮物猪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

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用封過劄付來西門慶

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廝上擺設猪羊酒果燒紙還願心畢細打

發徐先生去了

又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劄付上面用着許多印

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

喬木為棺西門死至又高一面使玳富貴有限墓木已如拱矣

安送兩盒胙肉與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剗付賄又分付與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謝布大并眾夥計每人都是一盒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戶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攢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他不管了春光去矣因來問月娘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說怪浪肉平白叫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與金蓮一樣身分醜絕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把兒連大娘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摺

貨子你再
他抬一抬腿
也更好呢

忍的誰肯讓的誰金蓮道西門慶方打帳兒三十兩銀子三十

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陪他座上坐的如此這般金胡府尹剗付與他看七見上寫義官喬洪名字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叫喬通好生送到家去又說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在此冠帶就敢來陪可知其不敢來之意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友早些下降一面吃茶畢分付琴童西廂書房裏放桌兒親家請那裡坐還暖些同到書房纔坐下只見應伯爵到了幾了幾分人情交付西門慶說此是列分奉賀哥的分資

什麼俸面
像裁

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峙節白賚光李智黃四杜三哥新添三位共十分人情明將

二哥是誰

一生獨創

故曰作者

厚於

門也泛西

年未及

算个作中

改元三應
村大家
論方是

第一回書

三

第一回書熱結文字一總蓋頓住燕字下文出脫溫秀才去方是結一回已完溫氣全無冷事絕動頭但西門冷時安得一親哥嫂相遇于縣西門慶道我這邊還有吳二舅流姨夫門外任鑒官花門前也哉大哥并三个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一點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桌上擺列許多下飯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劄付來了容日我這裡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會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三人分了作賀禮也開年改元重和元年該閏正月記清為西門死日點晴也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辭家去是官景像西門慶陪吳大舅伯爵坐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伴當早候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裏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直來是連日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脂粉頓施渾衣兒搔在床上不知何故看金蓮假處却使人偏根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七的西門慶進月娘之假比金蓮更甚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上叫着只不做聲婦人技量獨恨月娘之西門慶使坐在床上問道怪小油嘴你怎的恁个腔囈于金蓮也西門慶用手扯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七的那婦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扯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七的那婦

第一回書

七十六回

七

大在稍
九泉回
左知其
假也

人便做出許多嬌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七香腮上滾下淚

來反觀月娘有那西門慶就是鉄石人也把心來軟了連忙一隻

手攬着脖子說怪油嘴好七兒的平日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

半日方回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日尊起个不是對着人罵我

是攔漢精趁漢精連日止見月娘話滿耳忽然金蓮發聲却越了

你來了他是真材寔料正經夫妻誰叫你又到我這屋裏做甚麼

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得我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裡

纏早是肉身听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不憤白眉赤眼

兒的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

使的奴才丫頭莫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映如為這小肉兒單

了那賊賭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声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

有上張一牽住定那裡有這些閒言慢語

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裡賈來賤裡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趣將你家

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直將茶房你有昨日生怕氣了他在

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婆的是誰在跟前執事侍奉的是誰苦惱

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沒个人兒來做問補連日這

个就是山邪人的心來了還叫我舍着眼淚兒走到後邊哭也賠

不是說着那桃花臉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

罵七咽七哭的聲聲帶眼淚金蓮一味軟圈反西門慶一面攬

抱着勸道罷罷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兒就

罷了是周旋月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

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裡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

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裡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

正經夫妻乃

上經道理

不知此理如何

以此止經夫

理和合真

等不知止經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廢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而

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替你懷着孩子

俺每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金蓮亦被西門慶樓過脖子來親了

个嘴道小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

才好乾淨兒如何叫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

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裡倘着不是帶今日三四

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裡說他大娘對着人罵

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听了說道真个

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

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髻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

你起來那春梅從醉于裡伸腰一个鯁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

慶掃了一交是其傲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達七

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等這奴才做甚麼也玷辱了這你兩隻

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性起

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饭你管他怎的左

右是奴才管他死便隨他死了罷不帶奴才二我做奴才也沒幹

壞了甚麼事沒叫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為這

分遍街搗遍巷的賤賤婦叫大娘這等罵我喚俺娘不管我莫不

為賤婦打我五板兒各人有心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

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賤淫婦來就是个

禍根反恨所罵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深為語誰曉的

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深為語誰曉的

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深為語誰曉的

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深為語誰曉的

伏几八招
如此無理
人應怕而

爲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七小量人家
西門慶道我來這裡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
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正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
在這裡還叫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叫你不吃些
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叫秋菊後
邊取菜兒篩酒烤果馅餅兒炊鮮湯咱每吃于是不辭分訴拉着
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
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鮮折上几絲雞
肉加上酸笋韭菜和成一大碗香噴噴的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擺上
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果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

梅在傍陪着同吃三个你一碗我一碗我吃到一更方睡內有許

不知怎的我也
暢如天理到
以集

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禮往夏指陳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
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且說玳
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七領着何九
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七
武二來算帳矣故用兩人來一開便散故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
也。接此一段見此一關是散場局面也
你老人家來這裡走七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楚門楚戶今日
不因老九爲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還不敢來玳安道
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七等
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
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引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

此情形
利連我
胆怯實不
一載之前
以此也忙
天何時有極
痛哉

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揭開簾子。又映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右

臥兒。映冬日穿着一身錦段衣裳揀抹的粉粧玉琢。祖為毛青大

哭正在炕上脚踏着炉台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禮。不免二慌的婦

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云不免婦人不想其後日不免所以云

了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

子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也不曾

一語。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遍。謊的還不曾問你兒子有了

親事未。為下文王婆道還不會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

年多家中積遺了些買个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

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

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何老九有情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

說他兄弟何十吃賊板了。弟是可嘆也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

裡問板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

賊若拏板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

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

爹來家我與他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叫他來討

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

吃了那婆子坐看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秋風語又是婦人

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歐氣不了在這里。是得語婆子道

我的奶七你飯來張口水來濕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又惹

甚麼氣婦人道常言說得好三齋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

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七你比那个不

第一行書
七十六回

連不知怎
來還可怎
去所以此失
豈知上天理
必然

多背看了
能作怪子

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在那里是那里此一句豈特喚醒金蓮

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于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謂問寫

盡人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為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

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王婆此來原為下文作引

到了門首又叮囑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

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一路去了

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

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

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寫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

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叫他休惱那

王六兒笑喜王六兒笑喜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他春梅姑娘

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好不喜歡今日也有

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

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又央貴

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音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

出跳的好个身段兒噫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

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了與你

西門奶子磕頭他遞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

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抬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

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

裡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叔未見又肯抬舉他人各有心寫絕可

知西門之待月娘

第一回書 七十六回

張氏被瑞
遷也

全非真心不過以其有胎耳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這說嘴的

則月娘安胎之妬為何如哉日得意處西門慶笑了說道他

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寫月娘連西門慶道閑兩日也罷了西

門慶道閑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細絹絨線正快如何閑閉了

舖子到明日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

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

娥房中歇了一夜雪娥房中一歇而瓶兒死再歇早往衙門中去

了只是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

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了你往

衙門首伺候何九所言滿心歡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

到衙門中坐所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

出來放了弟手已為金蓮一照兄弟拿了引化寺一名和尚厚銀謝

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

柳樹上報有詩為証

朱朝氣運已將終執掌提刑甚不公与当时公

畢竟難逃天下眼那堪激濁與揚清对可公

那口西門慶家中叫了四个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

兒日到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眾人磕頭月

娘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眾人听忽見西門慶

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个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

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

今日問理好几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七來說何九那

張氏在

理何在

在天

招我

甘心

看你把天

倫常都

娘你說的

愛聽月娘我

你我又不敬你

你說句實話不

你也不知大義

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拔扯他教我每人打

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

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好情事又為敬濟一描見何九王婆雖來

甚是交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蓋云送

敬濟直送金蓮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家女婿落後親文母死了娶

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

與這女婿暗通姦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于兩隣總首告官

今日收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昌府姦妻之母係總

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攔

糟上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

弄的心事如見却又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撈了幾子好

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

正氣的誰敢犯他又為後文月娘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

是俺這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又我

特比金說畢擺酒與西門慶吃了忽所前所鼓樂响判都監來了

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所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

般告說宋巡接收了說帖已慨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巡判都

監听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

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尋言一二宋公心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

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相讓入所敘禮二內相皆穿

要臉

朝君臣
為人

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回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會稱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于中。高轉在郎。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拜。眾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人情可嘆喬大戶道：崇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遞了一道茶。然後遞酒上坐錦屏前。玳筵羅列，圓堂內，古玩爭輝。堦前動一派笙歌，帟上堆滿盤異果。良久，遞酒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得意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擺湯飯。飯下邊，玳筵擺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纔是四個唱曲的，拿着銀箏玉板，放嬌聲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為歡。至一更時分，分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房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再見那醜冤家怪物。

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逸好若有那怪攘刀子
的俺們不來又與桂姐說畢磕了頭去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火郎

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夜虛描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

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接連寫几席又與開宴時相對

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在盤官溫秀才應伯爵

并會衆人李智賁四杜三哥又一總會中人所云結住熱結內一熱字下寫冷字再觀其用溫秀才去

點膳并家中三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有李桂姐吳銀兒鄭

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

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又結與月娘也總之

撮潑是散場大開鍵處此西門慶听言忙道有請只見雲裡守穿

後諸事皆紛忙散場也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面伴當抬着禮物先進

上禮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

下生雲裡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

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

了連忙致謝雲裡守道在下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

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

衆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

桌坐了連忙安鍾筋下湯飯脚下人俱打發盤酒肉因問起發

喪替職之事這雲裡守一一數言家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

祖職不動還與了个本衛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

日已走來賀當日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

須臾把雲裡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

來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當日酒筵笑聲
花橫錦簇觥籌交錯要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
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
衣要拜雲裡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
知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所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
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上家小往京裡去小
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敘其濶別謝
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
怎的不去因問几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分
付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
內輪船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罷我替你與上房張替

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去了那日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
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
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出門傍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
小廝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所見送出大妗子去了他罵平安
兒賊囚你不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
他七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叫他好七去罷因問道小廝
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嘆平安道又不關
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外如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
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个肉倭賊你大娘問你怎的
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个嘴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

是良人家
很多作者
至此

怪囚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七叫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毡巾去看見書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也是的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七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屁股他一日沒屁股也不成的你每當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怎麼溫屁股玳安道娘只問他就是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面童兒來只顧問他金蓮小奴才你寔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叫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厮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那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張七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家

回過叫小的扯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听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碑死了我不知道還當是好話兒側着耳朵兒听他這齷子也是個不上葦蓆的行貨子人家小厮與你使却背地幹這個營生月娘不是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葦蓆的背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子緣這般所為是月娘不孟玉樓道這齷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恥是金蓮不金蓮道他來這一向俺個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娘每會勝也不看見他七但往那里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几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馬才走七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个

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
去了西門慶約暮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影計
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罈
酒和我吃如今衙中則南岡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
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少不得叫溫
葵軒做兩篇文章買軸子寫月娘道還纔甚麼溫葵軒烏葵軒哩
乎曰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恥傳出去叫外人知道把醜來出盡
了西門慶所言說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
問你家小廝去此後寫月娘西門慶道是那个小廝金蓮道情知
是誰画童賊小奴才俺去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

温葵軒子弄他來西門慶听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

要拿楞子移他便道賊奴才你定說他叫你做甚麼画童兒道他
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西門與金蓮道今日小的
害疼躲在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叫奴出來看
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
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家伙與他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把
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種上總欲其去
蓋云我此後全不寫其這西門慶不听便罷听了便道画虎画皮
難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个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
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画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邊去了
那画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翟

非金皮裡
狗骨乎
回客已去
月九分多

親家說我机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没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禿東西平日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招攬个人在家養活只爲寫禮帖兒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叫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叫溫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貴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住東京去我想來線舖子没人倒好叫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至此猶以醜筆寫月娘作者真是不顧月娘極西門慶不厭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

西門慶二舅到在前所陪他吃酒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司來昭早往獅子街開舖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叫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听了大驚失色就知画童兒有甚話說穿上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兒又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拿這溫秀才就知疎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此後真是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洗今朝一面羞

